

前些天到山东,回程从青岛乘飞机,一路经历可谓饱尝艰辛。为了自寻宽慰,本文就称青岛奇遇吧。

为了节约时间,我选中了这天晚上国航的CA1526航班。飞机起飞时间为晚上10时,到北京该是夜里的12时多。大航空公司值得信赖,安全又有保障,当然是我的首选。

高速公路奔波120公里,朋友们把我送到青岛机场。随后,安检、登机一气呵成。待上了飞机坐上座位,左等右等飞机就是不起飞,一问原来是机械故障。接着通知我们下机。在机场,空中小姐和机场广播一再客气地向大家解释。没啥没啥,为大家安全着想么!

头两个小时,天热口干,旅客虽有微词,总体气氛还好,一直乖乖地按照机场和乘务人员的指令上上下下。水和盒饭供应也不错。

从登机算起已经过去两个多小时,眼看今晚起飞的希望越来越渺茫,许多人打听明天飞走的可能性。机场人员回答第二天飞机是否修好无法保证,而其他航班已全部满员。此时,有的乘客激动起来。

已是深夜,空空荡荡的候机大厅里乘客的声音显得很大,机场工作人员很耐心,口气很客气,但内容刚硬:“没办法。”“不知道!”最后,干脆动员大家到宾馆先休息。

一些人叹气提着行李走开,还有一些乘客坚决不走,他们都是急着赶回北京的。

我也是头上冒火,明天我参加的是一个国家级的活动,我是主持人,赶不回去临时换人麻烦大了。如果说,我们的事情都是“小事”倒也罢了。可明年北京奥运会可是大事呀!在滞留的乘客中还有一些参加“好运北京”青岛帆船赛的运动员。这个比赛是奥运测试赛,主要是测试明年奥运会的组织准备情况。现在,这些说不清楚中国话的外

国朋友看来今晚的运气并不好。他们可怜兮兮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,因为他们订的是第二天凌晨3时的回国机票,这下肯定赶不上了。

我们事儿小,外国朋友事大。我觉得应该把情况向有关管理部门反映。然而,我用手机一个个地查号、拨号,从国航打到民航总局,从值班电话打到投诉电话,一概是无人接听或者没有登记。许久,终于接通了一个语音电话,电脑话务员温柔地让我留下帮助他们改进服务的意见和建议。我报告了情况还留下了电话号码。

一位乘客看我忙来忙去毫无建树大声说:看人家大名人都没有办法,我们老百姓找谁去呀!

我的确对民航的表现无奈。看见外国运动员沮丧和失望的表情,我咬牙给北京奥组委打电话。奥组委的电话很快有人接听。“飞机故障、天气原因、航路拥挤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,但重要的是出现这些问题之后我们的航空公司该怎样处置,不能对于这些完全可以预知的情况毫无对策。平时如此、奥运测试赛如此,如果明年奥运会再出现这样的问题,怎么保证赛事的正常进行呢?航空公司应该有一个预案,不能总是这样抱歉了事。”我毫不隐讳自己的观点。奥组委值班员非常认真,答应向有关部门反映。

半夜2时,我退了票,和另外一个乘客搭伙租汽车前往北京,她必须在早晨9时参加一个项目的招标会。

一路狂奔,上午11时,行车9个小时的我们到达北京。我的活动赶上了,但同行乘客的招标会泡了汤。我不知道这位乘客公司的损失有多大,上司会怎样处置她。我也不知道同机的其他乘客最终是怎样回到的北京。但我知道这次租车的路费是3800元,我的心在流血。到写完这篇稿子还没有任何航空公司的人向我了解情况,国航的语音投诉电话石沉大海一般。

我不想评论黎焕颐的诗,只会提及他的数篇诗作。因为,黎老青年时代即以诗驰名文坛,一生创作了二十几部诗歌散文集,又曾经是第三届“中国鲁迅文学奖”诗歌组终评委,诗界对黎诗自有公论,无须我多置拙喙;也因为,黎老已经远去,在这篇纪念文字里,我更想说点诗外话。

8月31日晚,莫贵阳、顾雄和我去黎府陪黎老家人守灵。莫告诉我,昨天下午3时,黎老看到了上海书店出版社送来的《诗欢文爱》样书,过了12个小时就溘然长逝,好像他就在等着这本书呀。在送书稿之前,焕颐想听听我对书名的意见,我说好啊,“诗欢文爱”不就是你吗?表尽了你与诗文的不解之缘。想不到,这本黎老自选的散文、诗论集,竟成了他的绝版。起病之前,“青海湖国际诗会”的邀请函已经寄达,他想家,想出院如期赴约。谁会料到,医院竟成了他生命的最后一个驿站。此悲何堪!

往事历历。这些年,每年我回乡的除夕夜,黎老总不忘来电向我父母拜年;今夏,暴热欲雨的一天,他不预先招呼就来报社,结果未遇,他留下纸条:“特来看你,你不在。酷暑难熬,你说给老家父母装个吊扇,未知做

实否?”他曾不止一次对我说:“我特别认可福建朋友,郭风、刘学洙、潘耀明,还有好几个。这些福建朋友待人真诚,都很有建树,且讲究孝悌。”其实,他的坦荡做人、不苟为文等风范一直影响着我,是他的真诚一次次地感动了我。

从1982年至2006年,年事渐高的焕颐不顾千里劳顿,或单身,或携妻带女,14次回家乡。摸摸山,看看水,给父老乡亲提个醒,出个主意,希望家乡一年胜似一年。有一回我也去了,家乡的儿童给他戴上红领巾,他笑得灿若山上盛放的杜鹃。黎老以自己是贵州养育之躯为自豪:贵州人“坚韧不拔,像山一样有骨,从来没有向封建恶势力,向外来强权

低声下气……我的席面,有茅台酒,有董酒,这样的流芳四溢……这就是贵州的人品酒品,固有的天生气质。”他不许人玷污贵州,对“黔驴技穷”之说忿忿不平,说那是柳某横加的,当时黔境本无驴,是后来才“引进”的。老黎啊,你对家乡真是爱得深,痴得可以!

黎老出生于贵州遵义沙滩一个书香门第。曾祖父黎庶昌出任过清朝中国驻日公使,“骨气爱国”,是有名的“沙滩文化”的杰出代表。家规极严。焕颐7岁学诗,12岁就读完了除礼记之外的四书五经,长辈的要求是能背、能讲解。传统文化的熏陶,铸造了他的文心灵性,注定了他勇于担当道义的品格。

18岁就投身革命的焕颐,做过部队文化教员,参加过西北地区“土改”。全国解放后,遂其愿到上海少儿出版社当编辑。1957年被定为“右派”,斯后22年在大西北劳改度过。1979年平反后返回上海,先安排在原单位,后赶上了文学报创刊,经爱才贤士举荐调到文学报。从



『自家』花园

戴继续

此,他竭智敬业,并重焕青春于文坛。

我早在中学里就读过他的长诗《黄河吟》。而与他真正意义上的结识,则是在他退休之后,我请他赐稿,一来二往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。2001年我利用国庆假日写一篇关于他的报告文学《肝胆照人间》,当时的文新报业集团社长赵凯正好来办公室看我,居然脱口而出背诵了黎老写的《黑雪》一诗。我不由一愕,佩服赵君的素养和记性。

接触中我发现,黎老非常善良,重情谊,只是脾气躁了点(许是磨难磨下的印记);他热爱祖国,特别关注民生,了解国内发生的所有大事,

直抒己见,爱憎分明。国事,无疑就是他的家事。提起他退休的“插曲”,也让人仰视。由于他的特殊经历,他早年的“材料”不全,好心人告诉他,只要把参加革命的时间挪前几天,你便可享受离休待遇,找两个“证明人”就可以。老黎把头摇得像拨浪鼓,认真说道:“不行不行,我从来不做这等事!只能按照国家的规定办。”真可谓“闻其声洞其怀”啊。

50岁当新郎,睡的是办公室地铺;女儿到了上学年龄,出版局挤出斗室一间,兼作餐厅、会客间、卧室和书房,每晚,写字台便成了他与女儿的“必争之地”。他感到愧对女儿和妻子,无奈,才决定向时任市长江泽民同志如实陈情。江泽民同志用毛笔亲自回了信……住房问题得以妥善解决之后,焕颐将喜悦和激动落在行动上,废寝忘食写出了大量的作品。有人以诗的语言赞叹:“你给他一间房子,他就能创造出一个世界。”这就是黎焕颐,这就是中国爱国的知识分子!生活中就是这样:“好时才有春风,好林百鸟争鸣”。

噢,这诗呀,有声有色地属于激情青春,也属于“诗欢文爱”、无怨无悔的不老诗心……

哀乐低回,遗像高挂。在诗人邵燕祥为追悼会写的挽联“诗文道义风范足千秋,净言说论直声传宙内”跟前,我向黎老深深鞠躬。



番石榴(Psidium guajava),马来西亚语和印尼语称jambu Kelutuk,亦称jambu batu(石)、jambu biji(籽),形容硬和多籽,故有石榴之称。它又名“鸡矢果”,这个名很怪,常令人不解,因为“矢”同“屎”,实际上是鸡屎果,显然这是中国人给起的名称,我的猜测是大概此果腐烂时,其臭莫如鸡屎,故名。

番石榴为桃金娘科植物,灌木或常绿小乔木,高者也能达10米。树皮鳞片,褐绿色,小枝呈四棱形,叶有短柄,革质,椭圆至卵形,在热带四季长青。其浆果呈梨形、卵形或球形,皮为黄绿或绿色。果肉为白色、乳黄色、胭脂红色,味甜清香。

实际上球形的番石榴远较梨形的好吃。从前,学者把它们分成两个“种”,后来发现同株上两种都产,所以现在仍归为一个种。番石榴含多种维生素 and 糖类,以及多种矿物质,并含有乳酸、苹果酸、柠檬酸、抗坏血酸、半乳酸、醛酸等有机酸;药用价值也很高,具有收敛、止痛、消炎止血的功效,而且可以降血糖。

泰国的番石榴是有名的,个儿大,平均重350克左右,味甜而清香,在国际市场上很畅销。我国从1981年起就已引进泰国品种,可惜至今尚未见其产品上市。广东人习惯上把番石榴称“女人狗肉”,意思是女士们有特殊爱好,广东客家人是把狗肉视为上品的。番石榴最早是17世纪从南美传入我国的,南方各省均有种植,但论起品质味道,则以广州市新嘉瑞乡所产的胭脂红番石榴最有名,每年都销往港、澳地区及海外。

据记载,番石榴在全世界有150种左右。我最喜欢熟透的番石榴,果肉很面,口感特好,其多籽的弊端就感觉不出来了。

红顶商人的后裔

沈澧莉

时,我想起我的老师胡亚光,他是胡雪岩的后裔,他生于1901年,他说他的年龄是跟着公历跑的,我说:“老师可以一直跑下去。”他说:“总是要掉队的。”没想到1986年胡老师就去世了。

胡老师生前是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,是人物画家,画过章太炎、鲁迅、徐特立、张大千、秋瑾、张志新、胡厥文、苏局仙、吴稚晖等画像。除人像外,也画山水、花鸟、虫鱼、走兽等,胡老师也画油画,他的西画老师是张聿光,胡老师的油画《一二八之魂》很有名。

胡老师七岁就爱画,有一天到外祖父家,看见红木椅背上刻有山水,就跪在地上临摹,他舅舅见到了,高兴地说:“将来一定能成为名家。后来胡老师有诗一首记这事。无师自学有谁知,惭愧人呼老画师。

记得七龄外家戏,偷摹椅背作枯枝。

1962年胡老师开始画国宝熊猫,他到西郊公园(现在上海动物园)写生,然后回家研究,成了著名的熊猫画家,香港、日本、美国都有胡老师的熊猫图。胡老师没跟着公历跑到2000年,真是遗憾。

卖黄色书刊伤风败俗,为社会所不容。1900年1月28日的《申报》刊有一例。说:“前日”,金春林手持淫书《杏花天》十余部,至四马路万华茶楼求售,适被包探窦如海所见,拘入捕房。金供:“小的不知其为淫书,故敢求售,以后决不再犯矣。”然终被判令枷号半月。黄书未成交就被判“拘留”半月,放在今天看,处罚也委实不轻。按照如今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68条规定:“制作、运输、复制、出售、出租淫秽书刊、图片、影片、音像制品等淫秽物品或利用计算机网络、电话以及其他通讯工具传播淫秽信息的,处10日以上到15日以下拘留,可以并处3000元以下罚款;情节较轻,处5日以下拘留或500元以下罚款。”此事距今107年,虽说处罚与如今的法规稍有差异,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——匡正世风。



沈人安一秒左右(台湾艺人二)昨日谜面:鼎足之势(二字摄影名词二)谜底:正片、反转片(注:“鼎”字之下面为“片”与“月”的字形恰和“片”相反)

说“爱人”

亭亭

“爱人”何意?指老婆,或者丈夫,谁个不晓?要知道,这只是一层意思。歌曲《东方之珠》中把香港称作“爱人”,若是如理解则谬矣,那“爱人”是热恋中的人,比喻对香港这一“东方之珠”爱得深。其实,古代“爱人”多作动词结构的词语用,如“节用爱人”,此中之“人”指的是老百姓。

可贵的3秒钟

左雪文

日前,几位结伴打南方旅游归来的老友侃道,他们在广州游览时,为赶景点,上下公交车时都争先恐后地抢门,可乘务员每次都耐心地劝告他们说:依次上下,安全第一。尤其令人不解的是,每当司机关上车门后,还要“稍息”一会才开动车子。原来不久前,广州市政府出台了一条规定,为方便老幼病残孕乘客和安全起见,市内所有公交车在运行时,必须有关门三秒钟后方能启动车子,违反规定的司机将受到处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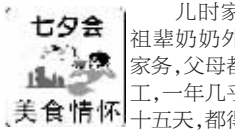
联想到不久前某地发生的一起公交车惨案——一位老年乘客前脚刚跨上车子,后脚尚未完全收稳时,公交车便“呼”地开动了,结果从惯性作用老人被重重地甩出了车门,从此就再也没有起来!由此可见,广州公交的这一“细节”规定,彰显人性化理念,是社会和谐的一个音符。乘客全部上完后,关好车门,还要再等三秒钟方可开动车子,如此这般周到,像上述事故和惨案就不会发生了。呵,可贵的3秒钟!

一锅蒜末,葱香,辛辣的肉糜粉丝煲,或是什锦粉丝汤煲,无须繁复的准备过程或烹制手法,容易上手,轻而易举,是最合适我这懒人备做的一道家常菜。于是隔三差五,我家的餐桌上就会有这传统而又入味的粉丝煲。几日不沾口,就会对它牵肠挂肚,外出吃碗三鲜粉丝汤或牛肉线粉汤,或在食火锅时配入粉丝,这是我决不会遗忘的上上之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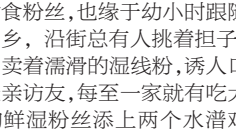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说饮食并无遗传基因,但或是后天影响,儿子也喜吃溜味溜滑爽入口的粉丝。而今餐桌上花样迭出,屡变屡新,即便菜系几番番革命,但我家依然故我地喜食那普普通通的粉丝靓汤。打开我家厨房橱柜存贮了许许多多的粉丝,等着我慢慢地随时可享用它。



的《三秒钟》!可贵的3秒钟!



儿时家里没有祖辈奶奶外婆伺料家务,父母都是双职工,一年几乎三百六十五天,都得自个儿起来做早餐赶上学。只有过年时,父亲放假了,我才可以赖在被窝里不起来,所有事便由父亲兜揽了。其时父亲并不会做什么拿手的地道小菜犒劳我们姐弟仨,餐桌上顿顿就是一大锅什锦粉丝煲汤,里面也就是年前做好的现成的蛋饺,肉圆子加上大白菜和粉丝,煲上一锅大汤,我们姐弟仨依然吃得津津有味,顿顿有之,顿顿吸食,父亲做这道菜方便省事,也不必我劳力,新年里顿顿能食肉圆,肉饺,还有那滑溜溜吃不厌的粉丝,怎不美死我们了。



吴毓蛋,莹白的粉丝里浮洒一把青葱,好鲜美。有一次,我贪吃得上吐又下泻,急坏了母亲,都是爽滑美味的粉丝惹的祸。由此开始,这小小绿豆为原料的食物就一成不变地抓住了我的口欲。粉丝虽算不上餐桌上的佳味主菜,仅作为辅料的大众佐菜。然,做